

# 文化基因的深切守望,内心乡情的徐徐燃亮

——“‘村歌嘹亮’2025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简评

◎张世超



叹和欣慰。

村歌是纯金的矿藏,值得深挖细采

“村歌嘹亮”的价值和意义如此鲜明,其矿藏的成色如何,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从“村歌嘹亮”三届赛事情况看,“村歌”的含金量可圈可点。优秀的作品就是最大的天然金块,其纯度是核心标准。从2025年5月21日起,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开辟了“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播与赏析,回顾呈现了“村歌嘹亮”的优秀作品。如,“村歌嘹亮”品牌活动主题曲《村歌嘹亮》既是为此活动倾心打造之作,也已成为乐坛流行之作,今年不仅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其传唱

斯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兴起的一股被誉为“草原村排”的“排球热”。这个常住人口不足万人的小镇,由农牧民自发组织的排球队有49支,参与农牧民超过半数,农闲和传统节日都会举办排球赛,每年达400余场,形成了“村村有球队、月月有球赛、人人是球迷”的氛围,“白天务农,晚上打球”成为这里的独特景象。歌曲《快乐村排》由此诞生,“村排小镇”名片越擦越亮,歌曲绘就的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美好乡情与画卷,激发村民浓烈的文化共情。

就在今年“村歌嘹亮”大擂台举办前的一个月,“大地流彩”——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赛,在鄂托克前旗马兰花广场启幕。来自区内外77支参赛队伍喜庆相聚,点燃起北疆夏日的激情。开幕式上,歌曲《快乐村排》瞬间掀起气氛高潮,直播观看人数达到78.7万人次。到鄂托克前旗,吃牛排羊排看草原村排”一时成为激情迸发的高频流行语。由此可见,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粘合剂和内涵支撑,而村歌应势成为唤醒与守望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最美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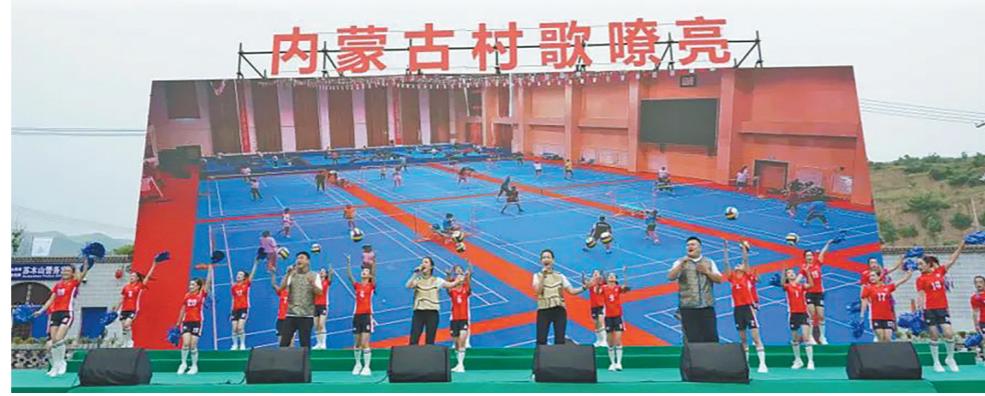
2022年,西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村歌嘹亮》专辑,这是2018年启动的“爱故乡·村歌计划”全国系列文化活动成果之一,收入村歌20首。令人惊喜的是,其中有6首鄂尔多斯鄂托克旗村歌:乌兰吉林村村歌《乌兰吉林好地方》、桃力木村村歌《唱响桃力民》、扎德盖村村歌《美丽扎德盖》、召稍村村歌《美丽召稍我的家乡》、木凯淖尔村村歌《红色柳林木凯淖尔》、察汗敖包村村歌《眷恋的察汗敖包》。

村民参与创作,表达村民情愫,村民情不自禁跟着唱、喜欢唱,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守望,就在这潜移默化、真情打动、真心投入中悄然完成。

已举办三届的“村歌嘹亮”意义独特,使命重大,也需不断创新完善。如,表演形式、展示内容、舞台设计可以再充实丰富。有些作品词曲、演唱及伴舞需要进一步提升色彩,增加更地道的地域感。加大名家帮扶力度,成立村歌工作坊,锤炼锻造有生命故事、有特色、有个性,叫得响、留得住,传得开的精品村歌,唱出心底老味道,守住乡村真灵魂。同时,也可以借势打造更多的村歌网红。

瑕不掩瑜,前景可期。正如荣获本次“村歌嘹亮”最美村歌《等你来》中唱到的:“芦花飘香鸿雁成行,你是我的诗和远方。”乡村与村民的期待就是“村歌嘹亮”的期待,期待村民们年年都能在村口、山坡前,坐着小板凳,背依如黛远山,或面朝黄河长城大草原,美美看上一场“村歌嘹亮”,欣赏别村的村歌,也不断找寻自家本村最美最嘹亮最动情最自豪的村歌。

村歌不是时髦的装饰,而是文化基因的深切守望,内心乡情的徐徐燃亮!



是文化的浸润与启迪、心灵的抚慰与激励、灵魂的捧读与守望。正如《牵挂》中唱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梦回大丰收》中唱的:“世事纷繁,终日奔忙,却总想回到我成长的地方”。

因此,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守住乡村各族人民的乡情、文化与精神之魂,关键之处是:既要“我的家乡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也要“一半焰火,一半豪迈”(《快乐村排》);既要“小桌上摆满大丰收”(《乡愁》),也要“留住乡愁老味道”(《萨县老味道》),真正生发出心底“一生难舍是乡愁”(《乡愁》)的动人情结。只有这样,“村歌嘹亮”被称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引擎”“北疆文化乡音活名片”的美誉,才名实相符,真正做到有形有感有效和有情有魂。

本届“村歌大擂台”来自12盟市的20首原创参赛村歌,经过层层申报、逐级选拔,按“文化创新”“乡村振兴”双维度分类,从盟市推选的53首村歌中脱颖而出。呼和浩特、通辽、赤峰、鄂尔多斯、乌海各1首,包头、兴安盟、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阿拉善各2首,呼伦贝尔3首,具有鲜明的乡村特色和代表性。“村歌嘹亮”大擂台致力于守护各族人民乡情、文化与精神之魂的追求,全程付出的细致敬业的工作精神,令人赞

度也日渐走高。由此可见,“村歌嘹亮”持续嘹亮的关键,是不断挖掘出亮眼亮心亮情的“纯金”作品,更在于推出的村歌让村民能唱、爱唱,一直喜欢唱。

这几年,自治区文联重点推出的几场演唱会,都面临这样的拷问。但都用作品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会,推出了《豪爽内蒙古等你来》;“歌游内蒙古·唱响北疆——内蒙古原创歌曲演唱会”,推出了改编自科尔沁地区同名经典民歌的《天上的风》等优秀新创歌曲。成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今天的孕育积淀必定是未来的闪光。

以上这些系列活动各具特质、异彩绽放,形成了北疆音乐文化活动审美结构上的多元互补、和谐互动,也发掘和培育出一批富有潜力的青年音乐人才。北疆底蕴,时代气派,枝繁叶茂,繁荣景象令人悦目共情。

村歌是守望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最美载体

中国社会的变革从未停止,城市文明浪潮汹涌。然而,当我们蓦然回首时不禁会问,古老大地上的乡村文化基因还好吗?本届“村歌嘹亮”,歌曲《快乐村排》引人注目,成为闪光的注脚。这首歌曲源于近年来鄂尔多

## 漫说晓角诗作的“村庄”意象

◎赵海忠

“鬼”的村庄  
先分析晓角的一首短诗:

记忆

在村庄  
我的四季是四位孤独的鬼  
在我的村庄  
他们流着眼泪  
拥抱我

局。你、他、夜、月、雪、雨、土、窗、门、飞、爱、死、活、哭等诗意图象的频繁使用,成就了奇诡、多重、耐读的“村庄”。历史造就现实,现实映射未来,乌兰察布村庄之贫瘠、苦寒、温暖、平和,非亲历不足以体会,晓角唤醒或丰富了我们的印象和认知。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昨天、

今天、明天,人鬼同源。凄切的“四位孤独的鬼”,不

顾自己的窘境,尽其所有,“流着眼泪/拥抱我”,把体

温温和陪伴给“我”。“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万

分难得的呵护与默契,岂止一个惺惺相惜可比?

“春”的村庄

有一千个诗人,就有一千个村庄。晓角的诗作凝重、成熟,诗中的“村庄”,既不是理想化的桃花源,也不是原罪式的丑陋者。或许与大家的阅读期待有错位,也出乎我的意料,晓角的“村庄”,沉重中有亮色、有欢歌,是心灵的暖巢与精神的依托。

晓角诗作使用60多个“春”字:“春天了,多好/我们眼中松软/松软到/可以随时长出玉米来/甚至/顺便结个苞米棒子”,几多欢乐,几多欣慰。“土地在你掌中耕耘/村庄也在笑/你听,他们在喊/姑娘,我的姑娘/我开满一山的红苹果/你的灵魂”,较之“青春曾被击碎块儿”,难得的快意与振奋。其他如“那个火热,青春/黑发长在天上的年代”“我或许只能在梦里见到你/高举的青春”“春天的喜床前”“春天讲述收成/故而她们不

谈论青春”春天在眼前奔跑/是个孩子”“亲爱的人/春天是个好孩子”“这个春天/雪就纷纷了起来”“爱春天”“亲爱的,春天来临”“仿佛重获青春/我在好转/你在生效”“写诗,在春天”“我在一个夜里梦见春天/梦见雨水的香气”“春天/眼下青痕/春天/长眠不醒”“春风很大/村里逐渐变暖”“亲爱的,春天来临/阳光真好/你可以躺在青草上/讲讲你的一生/我想听”……晓角对于“春”,欢欣鼓舞,“春”对于晓角,珍稀宝贵。这些诗句,摆脱个人经历羁绊,规避村庄当下贫苦,凝

聚着诗人的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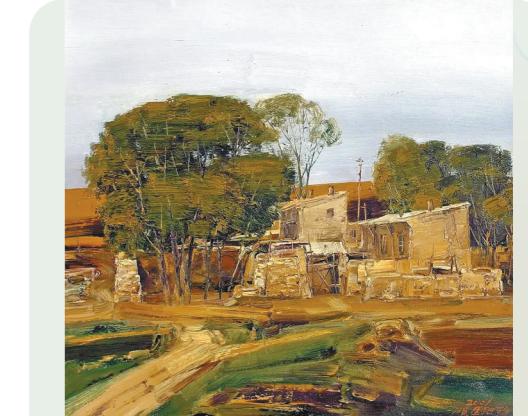
当然,面对“连血液都劳累”的生活困境,诗人要“在冬天来临前挖一个地洞”“在雨水熄灭前躲进自己的心”。她在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庄的“春”的同时,也写了“非春”的逃避和不谐。“几棵大树,喜欢参观天的那种/在上个星期日午后/被伐走了/他们一生的岁月被偷尽/就像,父母/草地上只留下他们自己/和细细的/幼嫩的年轮/在妇女和春孩子的陪伴下返老还童/在这个春天/环顾一生”,字里行间充盈着对逆春而行、春灭而动的震惊、无奈和遗憾,“十七个春天在荞麦皮枕头里暗渡陈仓/这样的夜,无法思考麦子、野花”,满含时光流逝、虚度光阴的慨叹与追悔。“提起春天/就想起来/写到秋天/就想到死亡”,其间隐含着时序严然更迭、生命内在牵连的感悟。“双手紧握,眼睛里长着春天的草/前路漫漫,足有村口到考场的距离/在路边我看你走后/也许只有榆树会解释你的命运”,少有的长句子,写尽难以忘怀的母亲遭遇、不可重来的人生际遇。这些诗,不作一味的表面廉价鼓吹,“春”意象更加丰富多彩、复合饱满。

村庄凝结记忆,诗心恋春。晓角构建独特的“村庄”世界,天然嵌入“春”,回放乌兰察布村庄历史,疏浚乌兰察布村庄暖流。晓角常对“春”作人格化处理,诗笔在写实与象征间交叉缠绕,呈现厚实多元的风貌。

“草”的村庄

就地球物种数量和生物总量而言,“草”占据相当比例。草的生长、成熟、枯死,是生命循环与自然规律,加之漫山遍野、生命旺盛,古诗常有描述:“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草”意象在晓角的诗中出现近40次,占据物体类意象首位。首先,乌兰察布土地上,长得最多的是草,最有标志意义的也是草。草作为自然元



1997年,在影响广泛的“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上,董从民的油画《杀死的小牛》荣获优秀奖,一举成名;1999年,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上,他的油画《归途》又荣获优秀奖。两件作品的接连获奖,使董从民成为内蒙古美术界一颗耀眼的新星。2003年,他的油画《城市边缘》在“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上又获“中国油画艺术奖”;2004年,油画《西北老厂房》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2009年,油画《拾荒者》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此时的董从民创作势头旺盛,作品频繁参加国内各级各类美术作品展,并因此荣获内蒙古美术创作“神马”奖,两次荣获内蒙古工艺美术创作“萨日纳”奖。2013年董从民完成“内蒙古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百灵庙起义》。

董从民的油画创作题材主要是内蒙古的草原生活和自然景观,其主题性作品关注草原的现实生活,注重现代文明以及城市化进程给草原和游牧民族带来的现实冲击和精神困惑,具有忧患意识,体现了一个画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如《归途》《城市边缘》《西北老厂房》等。他笔下的人物往往被置于画面的主体,表现出迷茫、疏离的生命状态以及面对现实的困惑与无奈。而作品《拾荒者》描绘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两个拾荒的男人以肖像的方式站立在画面正中央,背景是城市边缘的垃圾场和远处的城市景观。典型的人物,典型的环境,把粗粝的底层生活和底层人物表现得咄咄逼人,体现了画家对底层人物的关怀和赞颂。

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董从民的出生与成长之地。常年的草原生活给他的情感和心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造就了董从民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以及对内蒙古大草原所特有的审美心理与审美追求。他的多数主题性创作呈现出一种坚固、庄严、孤独、直面真实的勇气。由于情感的真挚,使他的油画作品折射出直指人心的力量。

董从民的风景画,则呈现出一种和人物画截然不同又一脉相承的情感体验。他笔下的风景在严谨且不失率性的描绘中完成了井然有序里的轻松跳脱,画面整体安静、优美又略带一丝忧郁。其实,从深层意义上说,和其人物画一样,流露出画家的感情基色和忧患意识。

从整体上看,董从民的油画风景一方面体现了内蒙古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博大深邃的草原容纳着人与畜,自然与牲灵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深情眷恋,对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深情怀念。董从民舍弃了风景中色彩的过度反差,而是把色彩对比的幅度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由此形成一种高明度的灰色调,将草原那种宁静的感觉通过对色彩的主观化处理很好地表现出来。在笔触的运用上,又给人一种宁静之中的运动感,使观众感受到宁静草原上涌动的生机。作为具象写实画家,董从民并没有拘泥于单纯的物象模拟,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现实感受和情感体验,以挥洒的笔触、节制的色彩传递出他对故乡和草原的理解与挚爱,透过真实的表象,让观众体验画家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与认识。

艺术源于生活,董从民置身于养育他的土地,熟悉的生活内容,真切的心理感受,潜移默化的民族精神,这些都使他的作品熠熠生辉。董从民说,“内蒙古是我出生的地方,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草原是我成长的地方,那里天蓝草绿情更深,草原是我的精神家园,更是我绘画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守望家园

夜晚  
村子长在薄雾里  
我们住在村子里  
我往前走一步  
月亮跟着走一步

总之,晓角以村庄为主要意象的诗,不图乖巧、缘于厚重,无意新奇、但求本色,凸显卑微中的沧桑、恒久与伟大,亦有梦幻情景与唯美诗行。非常契合的是,诗集《三天过完十六岁》装帧设计的主题就是“春”和“草”,颜色绿色、版小质润,一虚一实、里应外合,渲染多重村庄风貌,体现柔韧村庄精神。

最后想说,晓角的散文《旧语》《风衣与酒》等,粗犷砾石,直面人生,文笔沉重,体现更为现实本真的“村庄”,更能印证“我所有的情感都产生在村庄里”,颇值一读。

